

峥嵘岁月

“红三村”保卫战：平原抗战传奇



“红三村”抗日联防指挥部遗址

“五一”假期，菏泽大地树木苍翠，繁花似锦。曹县韩集镇刘岗村“红三村”抗日联防遗址前游人如织。走进“红三村”保卫战纪念馆，室内陈列着当年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军民使用过的部分装备，墙上悬挂的是反映“红三村”保卫战经过的图片。刘岗村义务讲解员刘宪忠正深情地为大家讲解。

刘岗村成为曹县乃至鲁西南革命的中心始于抗日战争时期。1938年10月，日军侵占曹县城，中共曹县县委从县城迁至刘岗村。1939年7月，中共鲁西南地委在刘岗村成立。此后建立的曹县抗日政府、鲁西南专署、鲁西南军分区均在此办公。

刘岗与附近的曹楼、伊庄3个村庄相距两三里，成“品”字形排列。抗日战争时期，鲁西南地委、曹县县委在这里领导广大人民，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伪的“扫荡”和国民党顽军的进攻。日伪军十分嫉恨，在作战地图上用红笔将3个村庄圈在一起，写上一个大大的“赤”字。从此，3个村庄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“红三村”。在以后的斗争岁月里，“红三村”这个名字越叫越响亮，逐步成为曹县乃至整个鲁西南革命根据地的象征。

1940年8月4日，我主力部队奉命赴

河北参加讨伐顽军石友三部的第二次战役。这时，根据地内只剩下地委机关、独立团和曹县县委领导下的王道平游击大队，总兵力只有200余人。

不久，各路顽军得悉我八路军主力部队离开根据地的消息，便从四面八方向我根据地压来。东南有国民党曹县党部书记、伪保安团团长王子魁及所辖石福起、曹简亭（曹大个子）等部2000余人；东有定陶县国民党顽杂王子杰部600余人；北有国民党菏泽专员孙秉贤、菏泽县县长张子刚部2000余人；西有国民党河南第九游击支队司令胡金泉（外号胡罗头）部1000余人，西南有河南考城保安司令马逢乐部1000余人；南有河南省民权县地头蛇，国民党苏鲁豫挺进军第八纵队司令张盛泰部1000余人。6股日伪顽杂兵力达8000余人。

从此，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和冀鲁豫边区党委、军区被50多公里的敌占区阻隔，联系中断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鲁西南地委经过反复研究，认真分析，制定具体的应对措施。部署设计三道防线：第一道防线，南至沙庵村、大寨、白茅，西至大谢寨、天爷庙王庄、桃源，北至王浩屯、金堤，东至马集、倪集。第二道防线，南至韩集、高庄，西至鹿寨、王韩寨、杨小

湖，北至安陵集，东至大傅庄。第三道防线便是刘岗、曹楼、伊庄核心地带。

由于各部敌人的不断蚕食和进逼，形势越来越紧张。为了防守第一道防线，地委派王法礼同志带一个游击小组和县委组织的部分民兵10多人驻守南面的沙庵村，谢东臣率一个游击小组驻守西边的大谢寨，由曹县农会组织的部分民兵守卫在东面的大傅庄。

9月的一天晚上，王子魁部突袭沙庵村，团团包围村庄。这时，王法礼果断命令：你们赶快突围！自己便和战士们冲向敌人，沙庵村干部带领群众突围而去。不久，王法礼和战士们的子弹都打光，眼看着敌人已冲到面前，王法礼同志大喝一声“同志们，跟他们拼了！杀啊！”带头冲入敌群，和敌人展开肉搏。终因兵力悬殊，寡不敌众，王法礼等被俘。

敌人抓掉王法礼的上衣，把他捆在一棵大树上，身下堆起柴草，接着野蛮地燃起熊熊大火，王法礼牺牲在烈火之中。

10月，我根据地被各路顽军蚕食，只剩下东西长十几里、南北宽不足5里的狭小地区。

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鲁西南地

委、曹县县委紧紧依靠群众，树立坚定信念，同仇敌忾。由于时局紧张，当时在领导干部和部分工作人员中存在去和留的两种思想。戴晓东书记决定：坚守阵地，坚持斗争，决不放弃，誓与三村共存亡。

三村人民同仇敌忾，斗志昂扬，行动迅速，寨墙加高加厚，壕沟加深加宽，沟内通水，村内外都修筑战壕、掩体，并挖通地道，昼夜不息，轮流上岗。

为分化瓦解敌人，地委派出一批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县区干部，打入敌人内部和敌后，秘密进行策反和统战工作。县委在郭小湖、曹楼等村庄建立的交通站和联络站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。

国民党顽固派王子魁部是三村斗争的首恶，对三村的进犯和挑衅从未间断过。10月15日，王子魁派团长曹乃冉率部下1000余人于前来攻打曹楼。

敌人刚接近曹楼，便遭到守寨民兵的迎头痛击，损失惨重。正欲再次准备攻击，埋伏在左右两侧的刘岗、伊庄民兵从两边包抄过来。战斗激烈地进行着。县游击大队从刘岗方向赶来增援，一时四面枪声大作，杀声震天。曹大个子逃回韩集。

11月下旬的一天夜里，从内线传来情报，顽敌匪首王子魁不甘心上次的失败，再次攻打“红三村”。

地委得知后，立即做研究。足足等了一夜，仍无丝毫动静。突然听到曹楼方向传来狗叫声，继而枪声大作。原来，王子魁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，改变以往的打法，又命其得力干将卢朗斋率数百人前来突袭，趁村民清晨去地里干活，守寨队员换岗之机，分东、北两路，同时对曹楼发起进攻。这次战斗，我们大获全胜，毙敌100多人，缴获大量武器弹药。王子魁两次进攻三村，均遭惨败，但他贼心不死。12月，我军民为对付日本侵略军扫荡，进行活动性转移，王子魁以为有机可乘，又一次率部对我根据地进行了夜袭。不料我军当夜返回，其前头部队刚接近曹楼村头，就遭到迎头痛击，再次灰溜溜地返回曹楼。

我方侦察员探知王子魁企图联合国民党菏泽专员孙秉贤部，欲分南北两路同时向我根据地进犯，立即向地委军事部长宋励华做汇报。宋励华当机立断，带领分队火速赶往杨集，将分队战士和刘岗民兵分成三个战斗小组，在杨集村四周，同时开枪射击，造成包围声势。王子魁、孙秉贤听到四面都响起枪声，各带人分头逃跑。

1940年年底，“固守三村”的斗争已坚持3个多月，三村的人力、物力消耗巨大，各种困难接踵而来，粮食、药品、弹药

极度匮乏。

1941年初，国民党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率部两万余人，由河北窜至定陶以东、成武以西的大陈楼一带驻扎，大有向我三村根据地进犯之势。地委书记戴晓东同志经过反复考虑，决定亲自前往。征得地委同意后，他带着警卫员杨芳江于当天夜里出发。地委其他领导具体分工，进一步发动群众，带领三村群众坚持斗争。

戴晓东和警卫员杨芳江连夜通过封锁线，到达东明中共第二地委设在五里墩的秘密联络点。几经周折，最后找到联络员罗登朝同志，通过罗登朝，又找到东明县委书记张治刚，由张治刚做向导，3人昼伏夜出，在内黄找到八路军驻地，见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玺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。

戴晓东向他们详细汇报鲁西南军民坚持三村斗争的情况，两位首长大加赞扬。为解三村之围，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决定：由赵基梅政委率领新三旅两个团赶赴鲁西南。

来到黄河北岸，戴晓东和赵基梅商量，决定戴晓东先回根据地。当天夜里，戴晓东回到刘岗，赵基梅率领七、八两个团和旅部机关4000余人，跨过黄河，秘密直抵三村附近的祥符寨村、常岗庙、马庄一带。首先对驻守在韩集的王子魁部连夜发起攻击。王子魁抵挡不住，率残部突围逃至常乐集、常刘庄，被我主力部队再度包围。我军立即发动强攻，歼灭700余人，王子魁带领100余人拼死突围。围歼顽军

石福起部200余人，石福起只身逃脱。接着又挥师北进，在张湾消灭申三瞎子所部500余人。随后乘胜南下，在常乐集歼灭顽军张盛泰部400余人，张残部立即南逃民权。所剩其他各部顽军，无不望风而逃。

至此，固守三村坚持128天的保卫战，以胜利宣告结束。鲁西南抗日根据地扩大到菏泽以南，定陶以西，民权、考城以北，东明以东，以曹县为中心的纵横50余公里。

冀鲁豫边区党委、冀鲁豫军区对鲁西南坚守三村斗争给予很高的评价。杨得志司令员在写给三村人民的亲笔嘉奖信中赞道：你们光荣的斗争，你们光荣的名字，将永远铭记在鲁西南人民的心中。毛泽东主席看了冀鲁豫军区《鲁西南三个村是怎样坚持下来的》的报告后高兴地说：“对于以后坚守根据地更有把握了……”

如今，这里已成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，曹县韩集镇政府聘请刘岗村的刘宪忠、刘金玉两位老人为讲解员。在全市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今天，这里更成为广大党员的“打卡点”，纷纷来此参观、凭吊，体悟“忠诚团结、敢于斗争、勇于担当、创新奉献”的“红三村”精神。

“对革命先烈最好的致敬，就是赓续他们的精神。唯有在新征程上奋力前行，才能创造出无愧于先烈的时代伟业。”讲解员刘宪忠说。

曹县县委党史研究中心 张荣昌 朱青



红色印迹

力本屯地道毁灭战

1948年3月11日，定陶马集镇力本屯村发生了一件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。我安陵县公安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大队、灵圣区小队革命党员、战士及部分群众在力本屯村地道内遭到国民党428团沉重打击，牺牲至少20余人。

1947年下半年，定陶战役之后，刘邓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，我华东野战军撤至黄河以北地区进行休整（“三查”“三整”）。蒋介石恐中原有失，1948年1月，疾飞郑州，指挥邱清泉兵团北进我鲁西南地区。邱部会同地方武装还乡团、土匪二十余万人对我菏泽曹县解放区反复进行残酷地“围剿”“扫荡”。当时，力本屯村属于安陵县灵圣区，为保卫革命成果，和敌人进行周旋的主要是地方革命军民组织。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极大，对我方极为不利。

敌人自西向东扫荡，安陵县委县政府及其公安局、财政局及县大队被迫转移至力本屯一带。

1948年3月11日凌晨，国民党军重点向力本屯、马集附近村庄合围，闻讯较早的村庄群众及时转移至大赵家、孙官庄一带，力本屯的几个自然村则未能幸免，遭到围追堵截。我方革命干部战士为掩护群众，依靠熟悉的地理地形坚持战斗，后转移至地道内。

姚堂村有一群叫二瞎子的，本已随村民北逃到裴庄附近，但牵挂家里的驴，重返姚堂。当时，敌人已经从村南进村，我方战士正在冷枪射击，他再跑已不现实，跟随战士们进入地道。当时姚堂的地道东至李元村、马集村，向西则蜿蜒至一千王村。此次在姚堂村入洞的，凡是向东转移的，都幸免于难（如姚堂村枪班的姚文朴、姚显庆等，新中国成立后任姚堂村支部书记），向西转移至力本屯的都惨遭杀害。

力本屯一带属于革命根据地老区，敌军在此不敢贸然久留，一般采取“拂晓进军，早晨合围，上午扫荡，下午撤回”的作战方针。我方战士也深知敌人这一战术原则，采取毛主席的“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跑我追”的十六字游击方针。敌人疯狂地烧杀抢掠，使得在力本屯地道内的战士们早已个个满腔怒火。

下午两点左右，在力本屯地道内不知时间的战士们听见哨子响，以为天色已晚，敌人要撤，就从地道内出来搞袭击。哪知天色尚早，敌人吹的是集合号，我方战士随即又进入地道内。但射杀几个敌人以后，双方离得太近，被敌人发现了在大庙前磨道下的地道口（现在位置在力本屯小学东南100米处）。

敌人迅速集合，以该地道口为中心，截

挖附近地道，每隔30—50米，挖开一口，用辣椒棵掺棉被套进行熏地道。仍想坚守还击的我方革命战士没想到敌人会来这一手，全被熏得昏迷过去，鼻孔个个流血，手指甲全挖的没有了。国民党军始终未敢贸然下洞，逼迫群众下地道拖人，被拖出来的革命战士及群众均被敌人残忍地补以刺刀杀害。眼看天色已晚，敌人不敢久留，把地道用手榴弹炸毁后又掩埋，匆匆离去。

这是我地方革命组织和敌人进行的有较大伤亡一次战斗。群众比较熟悉的安陵县公安局牛大队长（具体名字不详）、老曾（具体名字不详）、县财政局的老田（具体名字不详）均在此次遇难。据老党员及烈士遗孀回忆，此次地道毁灭战，被拉出来杀害的革命战士及群众有20余人，区小队的大都是附近村庄人。朱庄烈士一人，力本屯烈士两人。牺牲的大部分都是大杨湖、安陵、毕寨（今属牡丹区）、红三村（今属曹县）人，还有五屯、水牛李（今属定陶区张湾镇）的。

此次，我安陵县遭到了残酷打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据说敌428团是驻扎在大黄集（今属牡丹区）一带的地方武装。淮海战役之后，我地方政府在姚堂村设立法庭，重点打击了那次参与战斗的地方顽杂，平均每天枪毙十余人，历时二十余天。

通讯员 姚永灿 记者 刘卫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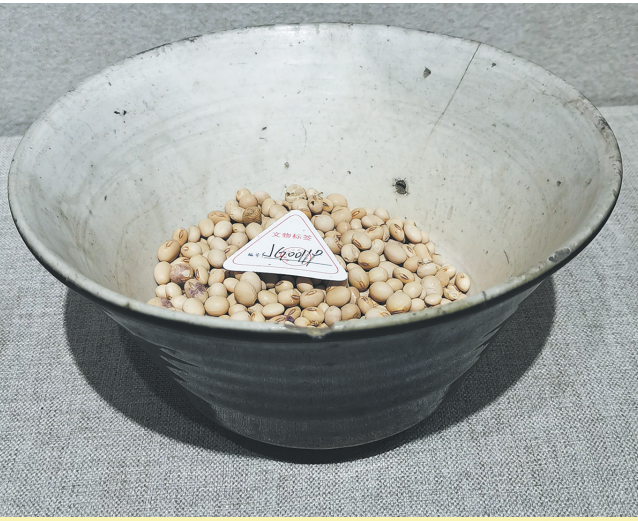
红色印记

豆 选

用豆子来选举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20世纪40年代，在广大农村地区，绝大部分村民是文盲。为了让老百姓行使民主权利，动员不识字的农民参与选举，共产党使用了很多有创意的办法，其中最为人所传颂乐道的就是豆选。

豆选的场景发生在鄆城县旧城集。1942年6月，中央北方局发出了《对目前冀鲁豫工作的指示》，要求边区全党全军把发动群众作为中心工作，随即冀鲁豫区党委召开了民运工作会议，决定在边区开展民主民生运动。

1942年冬天，运西地委派纪登奎带领干部进驻鄆城县旧城集，开展民运工作。民主建政首先从直选村长开始，第一次行使民主权利的农民不会写票，于是用黄豆作选票，瓷碗作票箱。村长候选人整齐坐成一排，每个人背后放着一个大瓷碗。选举



的人排着队，从候选人身后走过，看谁行就把一个黄豆搁到谁背后碗里，最后谁的黄豆多谁当选。纪登奎和万里在这里主持了村长选举。旧城村的邢淮濯当选第一任民选村长，常海波为副村长。选举结果公布后，群众像过节一样沸腾起来，他们抬着自己选的当家人，吹着唢呐走遍全村。最后，村长、

副村长向全村人宣誓：誓死为全村老百姓办事，为人民做牛做马。人民把信任的黄豆投给了他们，他们也甘愿把生命献给人民。

可以说，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真正的民选村政权，就在旧瓷碗中诞生。这样的选举方式，闪现着人类智慧的光芒。而参与这场豆选的瓷碗，如今被收藏在菏泽冀鲁豫豫南边区纪念馆内。

文/图 记者 王燕 常鲁燕